

缅北往事

海男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緬北
往事

海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缅北往事 / 海男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2-12964-1


I. ① 缅… II. ① 海…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6491 号

缅北往事

海男 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ph.com.cn> //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张: 18.25 // 字数: 150 千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978-7-222-12964-1 定价: 36.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64191534

2006年3月，我卷进了一幅遥不可及的图像之中去，我站在孙立人将军的图像下面，从那一刻开始，这幅图像将永久地把我笼罩其中。爱情这个词汇贯穿我的身体，乃至进入我的灵魂，使我拥有了叙述这本书的全部激情和勇气。

本书以虚构的方式献给在滇西抗战中的将军和英雄——孙立人。

——海男

献诗

献给孙立人将军

你不可能活下来，你的年轮仿佛磁场
已经被雷击断。因此，在腾冲
我只可能与你在博物馆相遇
这是命定的结果，是生死之谜的循环

如果我爱你，就去缅北战场
你穿着军装，系着宽宽的皮带
你的手枪、匕首，你的国籍和历史
以及你身体上弹片的疼痛都是我的所恋

暗恋你已经从三月进入了六月
你已经长眠。在缅北我嗅到了你的体味
我为你准备了洗澡水、准备了蜂蜜
准备好了下榻的旅馆，准备好了夜宴前去见你

前 言

小说终于结束了，夏日最凉爽的时刻显然是雨后，仿佛露台上的雨水溅湿了窗棂。我从缅北战场回到了现实。这部小说从形而上的意义献给那些沉溺于冥想中的、带着诗意翅膀飞翔的人性故事。

战争彻底夷平了我们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我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缅北，却跟中国有关系，跟女人、男人的命运有千丝万缕的纠缠，其中最为迷人的显然是人性。作为作者的我，小小的自我沉溺于这种人性中，只想为作为读者的他们讲述一种也许被我们所忽略过的故事。因为我们的个体经常在战争中发生角逐、挑衅，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人性之花才会显现出幽暗和灿烂的色泽。

我哭泣，为故事中的人们而暗自哭泣，虽然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然而，林桂枝就是我，我也可能是丽莎和黎小娟……总之，她们是女人，是那种让肉体散发出

芬芳的女人，犹如芳草随风起舞。

我哭泣过，因为得不到将军的爱。我为此曾经用最大的努力幻想过那种相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漫延到缅北时，我变幻成了将军身边的一只蝴蝶，一只典型的热带蝴蝶。将军行走时我就飞翔着，将军栖居时，我就悄无声息地隐居在他的帐篷里，一旦将军遇上了赴死的机会，我就随他一块去赴死，用我多彩的身体，从悬崖或呼啸而来的子弹中坠落而下。我哭泣过，因为得不到这种爱，从而使我写了这本书，献给将军。

酒红色的秘密会晤

从遥远的英格兰发来的一份邮寄快递很快到达了手上。丽莎出现了，信封中掉出了一帧照片，这是将军的照片，我愣了一下，于是，没有隔多长时间，已经八十多岁的丽莎穿越了英格兰的多雾季节，终于来到了这座南方城市。在她下榻的酒店，出现了一片酒红色的灯光，在酒吧里，我和丽莎相遇了，我们之所以相遇，是为了将军。

丽莎穿着玫瑰色的外套，这种色泽只可能出现在被爱情和私语所环绕了大半辈子的丽莎身上，我仿佛看见了缅北战争中奔跑的英国战地记者丽莎。那时候，她年

仅30岁，独身，勇敢执着地跟随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争中记录下了最真实的战地新闻。除此之外，她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带着灵魂与战争、与碎片、与英雄们相遇的女人。我从丽莎双唇的颤抖声中，头一次接触到了缅北战场上的呼啸声，那是头顶的碎片，它随时可以击碎任何人的头和心脏。丽莎活了下来，如同任何坚忍不拔的事物一样，经历过了最长的熔炼。

丽莎带来了将军的故事，因为我深爱着将军，于是，两个不同年代、不同经历的女人敞开了世界上最温情的人性话语，酒红色的空间中摇曳的那个烛影熄灭了又被点燃。丽莎说：“我第一次看到将军的时候，他驻守在他的营地，在他的帐篷里，医生正在为他疗伤，他身上永久地折磨着他的弹片依然在他的身体里，同他的灵魂纠缠在一起；第二次见到将军的时候，他刚策马穿过一片战场，他的头顶、肩膀上覆盖着弹片、尘土，他从马上下来，与我握手时，我就看到了一个英雄的将军；第三次见到将军时，他在缅北丛林中探雷，那真是一种最危险的生活，他走在前面，握着探雷器，稍有不慎，他的身体就会遭遇到不测……”丽莎的声音揭示出了将军的一系列事实。于是，在酒红色的灯光的迷醉之中，我们碰杯，为将军而干杯。丽莎，从遥远的英格兰给我带来了将军在缅北战场的故事，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我母亲的母亲，还有几个女人的故事。丽莎的牙齿已经松动，但依然那般洁白，如果时

间拉回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来自英格兰庄园的女人，一定会是爱上将军的女人之一。像我一样，执着地沉溺于这种不可能的爱，没有任何世俗结局的爱情。就这样，因为丽莎带来了将军的故事，尔后，我将与丽莎度过一个又一个被酒红色灯光所弥漫的下午、夜晚，直到我们讲完将军的全部故事。

1

林桂枝的身体，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的身体此刻迷失在了潮湿的缅北丛林中，那一刻，她像一只惊恐的、慌乱的、还没有学会任何技巧纵横世界的野狐，她正遭遇着 20 世纪 40 年代与她相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袭，而在之前，她只是一个年仅 20 岁的女人而已。她在父母的威逼下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那一年她才 18 岁。

此刻，林桂枝的身体在一阵又一阵铁蹄和嘶喊中绊倒，她已经迷路。从一阵枪声呼啸在那条幽暗的马道时，她一失神、一惊恐就再也见不到那支输送茶叶的马帮。那个马锅头一路上对她关怀备至，那是一个年仅 40 岁的马锅头，自马锅头回过头来看见林桂枝的那一个刹那，就意味着这个年仅 20 岁的女人已经成功地、巧妙地钻进了由她的

梦想所编织而成的密林深处。那是一片越过束缚她的、作弄她的、弄疼她肌肤的潮湿、浩瀚，被许多当地人编织成传说的密林，那是在她看来深不可测的缅北，只要你的身体已经进入缅北，就意味着出走已经变成了现实。

她玲珑的身体跟上的那支马帮在怒江坝子中出现时，她已经等候了多日，她钻进木棉花怒放的一座客栈中，更换了衣装，甚至把全部丝绸裙裾抛在了汹涌不息的怒江中去，直到目睹了一团巨大的金黄色涡流带走了她彩色的裙裾，从此走上了背叛一个男人的漫漫旅途。

林桂枝钻进了马帮的阴影中去，从那一刻，她就向往着钻进传说中的缅北森林，尽管里面弥漫着的瘴气可以瓦解一个人身体的全部力量。她看见马锅头接受了她的微笑，夜晚降临时，马锅头让她围坐在火塘边，就这样，一夜又一夜过去了，她幻想中的缅北森林已经离她越来越近了。

穿越过一道又一道的绿色屏障之后，大地突然变得一片灰暗，视线仿佛被灰尘蒙住了。子弹呼啸着穿越了树叶，有几枚从她的耳边呼啸而来，马帮出现了混乱，马儿扬起前蹄嘶叫着，走在前面的头马已经滚下了悬崖。在森林的深处，一队日本军人的声音由远及近。林桂枝的身体也滚入了丛林之中——她脱离了马帮，迷路了。

两个日军裹在泥一样的军服中挥着刺刀逼近了她的身体，林桂枝的身体颤抖着，犹如风中纤巧的草叶的摆动。

这个年仅 20 岁的女人从这一刻开始必将用她青春的身体抵抗 20 世纪 40 年代的那场战争。她身体在哆嗦、战栗、无助，甚至绝望的那一刹那，如果我的母亲的母亲陷落在日军的刺刀之下，或者被两个日军剥去了衣服，那么，林桂枝的故事就会结束。

简言之，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缅北森林那幽暗的光照着林桂枝一张白皙而娇嫩的脸，一张年仅 20 岁的脸。没有斑迹，没有时间的钟摆在移动，一个日军已经抛下了枪，开始伸出双手，那手伸向的不是子弹，而是欲望，想剥开一个女人衣服的欲望占据了一刹那间的空气，另一个日军依然在嚎笑着，端着刺刀。她身体面对着刺刀和日军——肯定会陷落下去。

就在这一刹那间，林桂枝在绝望窒息的几秒钟后突然看到一个影子、一张脸，他骑着一匹黑马，在离她越来越近的时刻，也就是那个被欲望所操纵的日军已经剥她衣服的时刻：那件粉色的飘动着白花的布衣，是她在怒江小镇上买下的，它经历了肌肤之梦，这梦原本是粉色的，像白雾一般地飘动着。如果，日军一旦剥开她的外衣，那么，衣服就会一层又一层剥开，犹如被一把锋刃所挑开的树林掩映下的帐篷。

然而，那个试图剥开她全部衣服的日军突然间倒了下去。之前，她已经听见了枪声，在很早以前，枪声跟她的世界毫无关系，她旁边站满了可以侍候她、可以任她使唤

的侍女。尽管如此，她却厌倦透了从前花园穿越后花园的全部世界，厌倦透了那个只有与她有过肌肤的相撞，从来没有灵肉相撞击的男人。她出走了，她出走时，我的母亲正睡在奶娘的怀里，或者正躺在一只犹如大怒江竹筏式的摇篮里，我母亲的奶娘正裸着双乳——想象不出另一个女人已经越出了后花园，已经越出了前花园。

夜色是如此皎洁啊。甚至伸出手去也能触摸到银色的缝隙，或者像树枝似的盈动。夜色的皎洁加快了林桂枝的脚步，她玲珑的脚步声快得像是梦境降临，变幻得如此之快。转眼之间，她已经来到了大怒江边的一座木棉客栈中，很显然，林桂枝已经铁了心，她是下决心要出走的，就连留在摇篮中的那个女婴也无法留住她的脚步，这大概是天命，她无论如何也难逃天命的召唤。她难以抗拒或无法改变那场劫难，她的外衣被剥开以后，在她的内衣里漂动着一团荷花，她舍不得抛下这内衣。尽管她是离家出走时穿上的，她舍不得身体中贴近肌肤的那团柔软，那是一团丝绸，自从丝绸商人给她生活的集镇带来了丝绸之后，她们全家人的布料在几夜之间被推翻了，从杭州来的丝绸很快做成了裙裾，飘动在前花园或后花园。

丝绸的那种细腻或柔软紧贴着她的肌肤，如果日军还继续剥开她的丝绸内衣，她一定会在绝望中死去。那么，她会化成缅北森林中沿着漫无边际的瘴气奔走的鬼魂。她不可能化作鬼魂，因为一个男人已经降临，他是这个世界

看见她陷入万丈深渊中唯一的使者，他肯定负载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宿命：毫不迟疑地奔向她。带着一个中国军人的使命前来拯救她的肉身和灵魂。直到不久以后，她知道这个男人是远征军的一名将军，他带着他的军队已经穿越了整个缅北。而在那一刻，随同两个日军被击毙的一刹那间，林桂枝尖叫了一声，这声尖叫使她猛然间倒在了身后男人的怀抱，也许是巨大的恐怖和生命被解救以后的惊喜，使她猛然间抓住了那个男人的军衣纽扣。

2

当我带着那枚铜色纽扣开始穿越整个缅北地区时，我已经来到了怒江边的一座旅馆。我母亲的母亲死于缅北森林中一场难以逃脱的霍乱，她死时紧紧抓住了那枚纽扣，我父亲的父亲历经数日赶到她身边，看到的只是她临终时被爱情消耗的一张脸。

爱情消耗了她饱满的前额和晶莹的双眼；爱情在几天之间就已经销毁于她野狐一样奔走在缅北地区的脚步声。她紧紧地抓住那枚铜色纽扣，仿佛想试图把它带到被战争和一次又一次的瘴气弥漫所包围的缅北，仿佛试图把它带到她随即去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被称为天堂。

我父亲的父亲是深爱着这个女人的，尽管这个叫林桂

枝的女人背叛了他们的婚姻，然而，他依然深爱着她，哪怕他和她的肉体结合是如此短暂，他松开了她的手掌，把那枚纽扣装进一只木盒中去，然后合上盖子，这也许是林桂枝作为女人留给他的最后的遗物了。

现在，我一直在寻找着当年林桂枝在出走以后住进去的那座木棉客栈。在江边上，在一棵又一棵的硕大的木棉树下，我看见了一个男人，他正弯下身去，他已经从地上拾起了一朵垂落的木棉，在他摊开手掌时，红色的木棉花似乎从他的身体中长出来。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抬起头来看见了，他对我微笑了一下。我随即离开了他，在江边，我见到一个老人，这是我想寻找的对象，我缺少时间跟太年轻的事物相遇，也许我太迫切地想寻找到那座木棉客栈了。而且我固执地认为只有与经历时间沧桑的老人相遇，我才能达到目的。任何年轻的东西都不能帮助我。所以，我有些冷漠的目光只在那个男人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便离开了。

老人大概已经 90 岁了，这正是我想相遇的年龄。因为我已经计算过我外婆的年龄，如果她活下来，大概离这个年龄已经很近。老人坐在江边打盹，这是一个已经不会被物事的声音纠缠的老人。即使我已经站在他身边，他依然毫无察觉。这正是一个已经进入静止或缓慢的年龄。一切都慢下来。我站在他身边，我把一枚石头抛进怒江，以此方式来引起老人的注意。老人依然在打盹。我坐在了他一

侧的沙石上，我有耐心等候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他醒来了，看起来，打盹只是他现实的一部分，只是微小的一部分。他睁开双眼告诉我说：“我知道你在寻找木棉客栈，这怒江边的每一个人你都不放过，他们已经告诉过我了，你在寻找木棉客栈，你找不到了，回去吧！客栈已经坍塌了、销毁了，不存在了，我教了一辈子书，连我的生命也会消失，相信我好了，回去吧。”

我回到了客栈，因为我深信一个年近九十岁的老人的话语，我当然相信他，他是见过世面的人，简言之，他验证过许多时间的轮转。他的年龄足够检验一座木棉客栈的消失了。我为什么还要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我回到了下榻的旅馆，它依然坐落在大怒江的木棉花丛中，只不过它不可能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像林桂枝栖居出逃时的那座客栈一样变得陈旧起来。

我依然触摸着那枚铜色的纽扣，它已经变成我箱子里、旅途上，乃至整个生命中的一场大事件。我触摸铜色的纽扣中的一道道细小的，甚至看不见的波纹，像林桂枝当年那样——陷在了对将军不倦的追寻中去。

客房的门掩映在一道道阴影之中，明天一早我将启程出发，我要直接靠近缅北。当我已经离缅北越来越接近时，我知道，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我寻找当年林桂枝的痕迹。除此之外，我还会寻找到菊池贞子——一个日军慰安妇的痕迹，我还要寻找到丽莎，一个英军战地记者的痕迹。这

是三个不能分离的女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缅北丛林深处，她们同时与一名来自中国远征军的将军发生了故事。然而，故事发生得最深的也许是林桂枝，只有她陷在了那枚纽扣之中，直到被缅北一场霍乱销毁生命的一刹那间，她依然用手紧紧地抓住那枚纽扣。

早晨已经降临，满树硕大的木棉花红得如此艳丽，我拎着小巧的箱子，我知道漫长的旅途容不下我更多的行囊，我已经把部分行囊寄存在州府饭店，我拎着箱子站在艳红的木棉树下，正当我想弯下腰捡起一朵地面的木棉花时，一朵木棉花已经从空中递过来。仍旧是那名年轻的男子，他跟我年龄相似，二十五岁左右，递过来的那朵木棉花是如此幽香，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嗅到那一阵又一阵的暗香时，一种难以抑制的忧伤——从遥远的 20 世纪 40 年代的木棉树下涌来，荡漾着。如花瓣散落在流水中一样涌动而去。我接受了那朵木棉花，为林桂枝，为所有失落在木棉树下的时间。这样一来，意味着我要接受这年轻男人的目光，他说话的音质，让我想起中国疆域上的一座岛屿：那里散发着热带植物的香味，居住着很多很多中国人。他们因战争生活在那里，隔海眺望着曾经的故土。

我们竟然上了同一次客车，停在树边客运站的那辆客车上坐满了本地人，他们将进入然后抵达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镇。他们的现实生活充满了目的，所以，视线变得如此清澈。而我们，我和这名来自岛屿的男人，这是